

●蒋子龙专栏●



阅读如恋爱

□蒋子龙

读好书,如遭遇一场恋爱。

读苏格拉底,总感到一种踉跄、窒息与焦灼,便忘情地扑向对方的怀里,喃喃自语:我的身,我的心,都需要你的拥抱,我也紧紧地拥抱你,没有羞涩,没有胆怯,没有邪恶。如果天性是一个东倒西歪,那就收获一个东倒西歪的快乐吧。

读托尔斯泰,觉得自己的精神辉煌富丽,像一位容光焕发的贵妇,携带着生命中全部明丽耀眼的财富,在爱与欢乐的沐浴中,灵魂因饱满而跳荡,散发出甜蜜的芬芳。人类的上帝,就是生命中的自己。

读尼采,感到每句话都是烈性炸药,尖锐地呼啸着,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黑箱,人的生命空间包裹在死神的灵魂中。这让人震撼,却得到了恐怖的启悟,在心灵仿佛被炸毁、被掏空的同时,却分明又感到,身体内部有种强烈的、抑制不住的灼热在燃烧,那是一双从未接触过的横溢生命之手,没有任何规则的浸染,将人别开生面地抚摸。非常惊愕,生命还有这么多膨胀敏感的部位,使生命里所有的感觉都耸立起来,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战栗……

上面这些话,是韩春旭在《我的精神》一书中的自述。一位优雅、智慧,在任何场合说话处事都非常得体的女作家,在阅读的时候,竟会这般狂放热烈、真实自然,完全铺展开自己的身心,无所顾忌。

这是一种幸福的阅读,让精神飞翔起来,精骛八极,心游万仞,从渴望到渴望,从快乐到快乐。同时,这样的阅读又滋养了她的精神,觉得生命就像一棵嫩芽,在阅读中获得了巨大的成长空间,灵魂自由呼吸,精神饱满芳香,全身释放出一种爱的活力,宁静端庄,鲜活光亮,蓬勃勃,激情洋溢。

恋爱般的阅读,要投入。投入使人单纯,单纯使人快活,快活产生和谐。现代人最渴望的就是和谐,能够跟男人一起创造出和谐的女人,就是一个圆满、幸福的女人。

韩春旭的精神就是来自这种真实和自然,累了就住草地上一躺,请求自己的心静下来,哪怕是瞬间的静下来,忘掉汽车、房子、衣服与钞票,还有那各式各样的杂事,让疲弱追逐的心,支起一堆篝火,顺着缕缕青烟,寻一寻生命的源头:我从哪里来,这么匆忙地赶路,又是要往哪里去呀?

肯定有人会说,这都是读书太多了犯傻。然而,你不觉得,正因为这样的“傻”越来越少,生活才变得紧张激烈吗?女人不会因野心快乐,倒可以因富足而快乐。而满足感常常来源于精神上的丰富,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一样,快乐着,美丽着,富有生机。

当然,这是精神恋爱。许多年来,“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”成了贬义,现代人无一不是凶猛的物质动物。甚至,连阅读也更具功利性了:为学位,为求职,为财富……因此,不必投入感情,对书读而不爱,甚至相反,冷漠而排斥。不投入感情就不会读出感情,没有智慧就无法吸纳智慧,冷落了书籍,也荒芜了思想。

于是,大家“物质”了几十年之后,突然生出了疑惑:物质极大地丰富了,为什么自己的内心还不快活?

原来,人的满足感,来自精神上的感受,物欲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就是精神,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完整的圆,物质的另一半是不可缺少的精神。谁只想要其中一半,谁的生活就不再完满,所有的烦恼与痛苦,都出来了。

通过阅读使自己的精神随时能处于恋爱状态的人,灵魂会开出花朵,骨子里有种善,在强调硬心肠的竞争社会,能保持心的柔软。柔软的心才会滋润,能迅速修复不可避免的创伤,并学会尊重生命本身的原则:自己生活,让别人也生活。

爱人生的人,才会有这般恋爱似的阅读,对世界充满好奇,渴望了解所居住的世界。狂热的阅读又丰富精神,精神丰富就如同心底里有一片阳光,站在阳光里,心与阳光共同升腾,让人生变成一个恋爱的旅程与朝圣的旅程。

平凡之光

□聂昱冰

春节期间,我按照单位统一安排,下沉到社区,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,每天接触很多街道社区干部和志愿者,亲眼看到他们的日常工作,也看清楚了一个个疲惫的身影、一张张焦虑的脸庞、一双双坚毅的眼睛。

平日里,这些人过着最平凡不过的生活。可就是这些最普通的人,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,凝聚起了众多居民,在最短的时间内,构建起了效果显著的疫情联防联控网。

在走访老旧小区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,我遇到了保定市红星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,他们对一整片街区内分属两个办事处的9座无物业老旧宿舍楼和搬迁楼,统一进行封闭、设卡、管理。

其中有位20多岁的小伙子,高高大大的身材,穿着一件厚厚的长棉服,显得有些笨拙,眼睛周围已经有明显的黑眼圈了,看起来,早上洗脸都没顾上洗。监测点旁边那个帐篷,就是他们过夜的地方,当时还不知要在里面住多久。

尽管如此,他仍是热情四射的。因为街区刚刚封闭,往来的人们都是带着问题来的,他不停地为居民解答、回应电话。本来我们也问了他一个问题,后来看他太忙,就离开了。刚走出一段,忽然背后传来他的喊声:“等一等,我打个电话问问,要是能问清楚,你们就不用去了,挺远的呢。”回头一望,他刚刚挂断电话,正在拨下一个,估计就是在替我们问吧。

我第一次感觉到,“团结”竟是一种让人如此踏实的力量。那时,还没过大年初十,没人知道疫情将会发展到哪个地步。置身于这无穷无尽的未知之中,彼此伸出的手,是我们能得到的最真实的依靠。

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是疫情防控最大的难点,平时大多依靠居民自治。而疫情防控网迅速有效建立的前提,就是管理者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和默契。所以,这件事还是要交给楼院长们,可楼院长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女同志,她们能承担吗?挺得住吗?

在我走访过的老旧小区,见到的,都是楼院长在承担值守任务,24小时轮值,大妈们说话嗓门大嗓儿,做事干净利落,透着豁达、坚强。最早走访的一批小区,监测点设备还没配置全,没有高音喇叭,大妈却道:“没事儿,我们嗓门儿大,一喊,就全都听见了。”

她们都穿着鲜艳的羽绒服,戴着鲜艳的毛线帽子和手套,在与过往居民的交流中,态度强势,但也非常通情理。

这强势和通情理,都是她们才能有的“特权”。楼院长们长年累月在社区邻里间做热心人,与居民之间有着深厚绵长的情谊,这些情谊早已在每个人心里扎下了根,如今在这紧要关头,收获了最宝贵的果实。

这些熟悉的面庞和声音,这种强势和通情理,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里,居民们最需要的安全感和人文关怀。

这些大妈们肯定也都累了,但她们每个人身上都像燃着一团火,看着她们,就会坚信不疑,疫情平息后,她们又会活力四射地融入广场舞的队伍中。

原来,她们与一座城市的律动和活力,竟然连得这么紧。

楼院长们,不仅在疫情防控中样样工作都不落,她们也是社区干部心中可以依靠的港湾。在和平里街道,有一位楼院长,被社区干部称为“防疫战线上的最美妈妈”。

58岁的李桂平,是城隍庙街社区紫河套小区148号楼楼院长。疫情发生后,她主动承担起排查、宣传、消毒、值班各项工作。社区工作人员看她太累了,让她休息一天,李大姐却说:“你们现在谁不是从早忙到黑,我现在还能挺住,就先干着,多少能替你们一些。你们得坚持住,大伙伙还得靠你们领着干呢。”

李大姐不仅全身心投入到防控工作中,还像妈妈一样,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社区工作人员。看着她们每天不能按时吃饭,大姐就送来自己做的烙饼、腊肉、腊肠、包子,她说:“咱们社区都是女同志,放下家庭、老人和孩子,在这里值班、防控,太不容易,能帮着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,我心里也踏实些。”

疫情来袭,正逢春节假期,被困居在家里的人们,能感受到的最直接、最真实的保护,就是社区干部们建立起的联防联控网。这张网不是有形的,而是由社区工作者一

次又一次打来电话排查、叮咛,反复在公共空间消毒,用各种方式进行防疫宣传,在各个小区门口严防死守编织而成的。

在社区和疫情之间,是社区干部打造出的这道网,而社区干部的背后不是虚空的,是一座由楼院长、志愿者、热心居民组成的“山”。

只要背后这座山一直在,社区干部就能一直挺在最前面。

这一场面对疫情的坚守,考验的不仅是社区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奉献精神,还考验着社区同事们彼此之间的情谊。

永华路街道体育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红艳,防控工作开始以来就没休息过,排查的电话打到嗓子沙哑,寒夜里值守手脚冻得发麻,饿了吃碗泡面,累了就靠在沙发上披着大衣打个盹。即使能深夜回家的日子,也经常在半夜被电话叫醒,处理各种突发状况。

她丈夫身体状况不好,三个月前就卧病在床,小孙女两个月大,一直都是由她照看。所以不管前一天工作到多晚,第二天早上她都是五点准时起床,先做好早饭,再帮助丈夫洗漱、吃饭,照看小孙女,八点钟又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岗位上。在这段时间里,她每一天都是这么度过的。

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文新,书记在介绍区的时候专门强调,她是1993年生人,27岁,身高1.74米,未婚,长得可漂亮呢。因为现在书记最大的心愿,就是给她找个“够

□杨继平

一肩敢挑万家忧——缅怀杨润身先生

但是,他最见不得群众受苦受难,更看不得群众受压,创作上敢于直面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。1956年,他在平山一个农村驻村,几个老人找上门来,有的骂儿子进了城当了官忘了爹,有的诉说孩子进城连一封信也不给写。杨润身坐不住了,针对这一现象,写出了电影剧本《探亲记》,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后,在全国放映,教育了一大批人。改革开放后,杨老长期下沉平山县委挂职。有一次,有位老乡找到他的住处,抱起铺盖就往自行车上捆,说无论如何请他到村里看看,搬走压在村民头上的“石板”。杨润身立即跟着他到村里蹲点,吃住住在老乡家,详细了解基层干部违法乱纪、欺压百姓的材料,并向县委作了专题汇报,县委调查后严肃处理了有关干部,为民解了忧、除了害。事后,他还以此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九庄奇闻》。还有一次,针对农村人情消费和高价彩礼,东回舍镇柴庄村的一个老乡对杨老说:“一切向钱看的风头、势头叫人受不了!你写本书编出来,破一破这种风气吧!”对此,杨老没有一听了之,他深入山村,上门

辉形象。但是,他最见不得群众受苦受难,更看不得群众受压,创作上敢于直面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。1956年,他在平山一个农村驻村,几个老人找上门来,有的骂儿子进了城当了官忘了爹,有的诉说孩子进城连一封信也不给写。杨润身坐不住了,针对这一现象,写出了电影剧本《探亲记》,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后,在全国放映,教育了一大批人。改革开放后,杨老长期下沉平山县委挂职。有一次,有位老乡找到他的住处,抱起铺盖就往自行车上捆,说无论如何请他到村里看看,搬走压在村民头上的“石板”。杨润身立即跟着他到村里蹲点,吃住住在老乡家,详细了解基层干部违法乱纪、欺压百姓的材料,并向县委作了专题汇报,县委调查后严肃处理了有关干部,为民解了忧、除了害。事后,他还以此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九庄奇闻》。还有一次,针对农村人情消费和高价彩礼,东回舍镇柴庄村的一个老乡对杨老说:“一切向钱看的风头、势头叫人受不了!你写本书编出来,破一破这种风气吧!”对此,杨老没有一听了之,他深入山村,上门

子。”杨老说他们那代人就那样,多少年和党风雨同舟,与人民鱼水情深,已经结成一体,分不开了。

2012年春天,杨老打电话说要点。下班后我急匆匆赶到他家。原来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老的散文集《故乡情韵》,杨老要专门送我一本。读完他的大部分作品,我和杨老有过几次交流,还请教了他不少平山逸事,对他的人生价值观和创作思路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。

在中国的作家里,杨老敬重孙犁,但最喜欢赵树理。他说山药蛋灾难救命,“山药蛋派”接地气,在文学通俗化上作出了大贡献,将文学还给了人民。纵观杨老的一生,他没有为钱而写过一个字,他写的是“遵命文学”,遵老百姓之命,为基层群众代言,反映“草根”的喜怒哀乐,每部作品都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。如果说他的作品《风雨柿子岭》歌颂的是抗战时期区民兵为追求翻身解放奋勇斗争事迹的话,《白毛女和她的儿孙》《艰难的跋涉》等作品无不歌颂了基层农村干部勤政为民的光

致敬,逆行

抗战期间,河北平山出过两个比较有名的“文八路”:一个是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词曲作者曹火星,一个是电影《白毛女》编剧杨润身。

曹火星去世较早,我久闻其名,不得相见。在平山工作期间,只与他女儿曹红怡女士共同出席过一次捐赠活动。与杨润身则交往较多。3月24日,听到杨润身先生离世的消息,心里止不住地难受,他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涌上心头。

记得第一次去拜访他,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。杨老住在平山南关一个普通居民小区,一厅两室60多平方米,卧室兼会客室四白落地,临窗放一过时的灰布中山装,脚蹬一双家做黑布鞋,热情欢迎我的到来。打量着著名作家的“寒舍”和这身装束,我一下子很难把眼前的杨老与我想象中的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对上号。

听说我当过兵且爱好文学,杨老马上和我有了共同语言。他亲热地拉我坐在床沿,一边嘘寒问暖,一边回忆他当“八路”的经历。他最自豪的是13岁入党,15岁就穿上了军装,跟着共产党走上了一条民族解放的光辉道路。从那时起他就坚定了永远跟党走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胆忠心。杨老说:“战争年代,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需要用鲜血乃至生命来检验。现在和平建设时期,发展市场经济,社会环境变了,糖衣炮弹的考验比枪林弹雨还厉害。”杨老一席话,既是基于历史的镜鉴,也有对于现实的忧患,一片拳拳报国之心。

从杨老“寒舍”可窥,我边走边寻思:按说杨老可不出,上世纪50年代初,他把《白毛女》《探亲记》的奖金和稿酬都交党费了,那时的15000元可以在平山县城买半道街。后来和杨老接触多了,逐渐理解了他的言行。

杨老出身于贫苦劳动人民家庭,土土土眼的着装打扮不是刻意为之,他和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天生的、难以割舍的情结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杨老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城,临走前老母亲嘱咐儿子说:“孩儿呀,你可要记住,活到八十,也不要忘本,自己是一个受苦人的儿

致敬,逆行

元年前399年,夏日黄昏,一位囚犯在雅典监狱与家人道别后,端起狱卒递过的毒酒一饮而尽,然后,静躺床上。突然,他对家人说:“我曾吃过邻居一只鸡,还没有给钱,请替我还上。”言毕,他安详地闭上双眼。这名囚犯,就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。

四十多年后,远在东方的泰国宰相商鞅,正欲实施变法。法令已制定,恐民不信,乃立木于都市南门,说:“有能搬到北门者,给十金。”民怪之,不敢搬。商鞅又说:“能搬者,给五十金。”有个人大着胆子搬了,真给了五十金。商鞅立木为信,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,因而,接下来的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。新法使秦国逐渐强盛,最终统一了六国。

不论在哪个文明国度,诚信都是一种美好的品德。如果不能取信于民,再好的法令也难以实施。西周末年,周幽王为博取宠妃褒姒一笑,上演了一出“烽火戏诸侯”的闹剧。五年后,西夷犬戎大举攻周,幽王烽火再燃,而诸侯皆未至。最后,幽王被逼自刎,褒姒也被俘虏。

商鞅立木为信,一诺千金,周幽

王却与大臣玩“狼来了”的游戏。其结果,前者变法成功,富国强兵;后者自取其辱,身死国灭。可见,“信”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
孔子曾说:“内不欺己,外不欺人。”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”诚信,于国于民,都难能可贵,值得提倡。刘基在《郁离子》中讲过一个故事:济阴有个商人,渡河时翻了船,有打鱼者欲救之。商人大喊:“我济阴之富室也,能救我,给你百金!”打鱼者救之,仅给十金。他日,商人又路经此地,船撞于石而覆,正巧那个打鱼者在。任凭商人呼救,打鱼者无动于衷,眼看着他淹死了。

晚年,孔子的门生曾参,被誉为“宗圣”,不仅领悟了诚信的精髓,还对子女言传身教。一次,他的妻子要去集市,幼子吵着也要去。妻子哄孩子说:“你在家好好玩,我回来后,杀了猪煮肉给你吃。”孩子听了,不再吵着要去集市了。过后,曾参的妻子便忘了此事。不料,曾参真的把家里的猪杀了。妻子责怪说:“我是为哄孩子,才说杀猪的,你怎么当真呢?”曾参说:“孩子是不能欺骗的。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,明天孩子

守信如金

就不会再信任你。”

乾隆年间,南昌有一位点心店主李沙庚,最初,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盈门。其后,便开始掺杂使假,对顾客也怠慢起来,生意日渐冷落。一日,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,李沙庚惊喜万分,恭请题写店名。郑板桥挥毫题写“李沙庚点店”六字,墨宝苍劲有力,引来众人观看,但还是无人进餐。原来,“心”字少写了一点,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。郑板桥却说:“没有错啊,你以前生意兴隆,是因有一点‘心’,而今生意清淡,是因少一点‘心’。”李沙庚顿悟,马上痛改前非,诚信经营,又重新门庭若市。

诚实守信,对于商家而言,是一笔无形资产,对于艺术家而言,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底线。难怪,海涅说:“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。”

一次,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为来英访问的门德尔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。当门德尔松演奏完署有自己名字的《伊塔尔兹》这支曲子时,女王倍加赞赏,说:“单凭这支曲子,就可证明你是天才。”门德尔松并没有喜形于色,而是诚恳地对女王说:

致敬,逆行

“不,那是我妹妹的作品。”

原来,门德尔松的妹妹芬妮亚也是个极有音乐造诣的作曲家,她写了这首曲子后,家人一致商定用门德尔松的名字发表。尽管门德尔松誉满海内外,但他并不夸人之美,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素质和修养。相反,唐朝诗人宋之问喜爱外甥刘希夷《代悲白头翁》诗中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两句,欲窃为己有,被拒绝后,“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”,造成了刘希夷的人生悲剧,自己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。

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,始终把“守信”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生信条,凡答应给人作画,从不食言。有一次,有位老朋友请他作一幅画,李苦禅因有事在身,未能及时完成。不久,他接到老友病故的讣告,深感有愧,即越作画,画了幅“百莲图”,并郑重其事题上老友的名字,盖上印章,随即携至后院,将画烧毁。事后,他对儿子说:“今后再有老友要画,及时催我,不可失信啊!”

古人云:“言必信,行必果。”诚信,犹如山中的甘泉、沙漠中的绿洲,属于为人处世的本质和灵魂。

□张郅培

□李秋志

直笔春秋